

40061  
:5





宗鑑法林卷十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  
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  
也無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  
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  
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



悟作禮曰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  
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  
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抵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  
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  
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掌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  
赤鬚胡

馮山問仰山云黃蘗常用此機爲復天生得從人得  
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馮云如是如是  
天聖泰云三生六十劫 法昌遇云不落因果爲

什麼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麼脫野狐直饒道得落  
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窟在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  
拈出雪峰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子湖狗子  
盡卻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麼舉論  
大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  
難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黃龍新問元首座野狐  
意旨作麼生元云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大馮  
智云費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徑山杲云不落與  
不昧半明還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  
前個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



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 高峰妙云前不落後不昧  
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出來分  
明道看有麼有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壓良  
爲賤 獅林則喝一喝云當時下得者一喝前後五  
百生一時粉碎 法林音云我當時若在但以手斫  
額云貓管取者一隊野狐精逃竄無地乃呵呵大笑  
明鏡當臺鑑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  
月元來祇是野狐兒 瑯琊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麤怛薩阿竭吾有吾廬 翠巖真  
語路分明在憑君仔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道五言真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  
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  
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  
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  
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  
似人雄峰撐破秋天月 靈源清

百丈政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麤一字尚能招是



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迹昱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

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庾嶺圓

六合英雄無限幾個能知痛癢臨川羨人取魚不如

歸家結網

寶峰祥

萬丈洪巖倚碧空人閒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

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兜率悅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肴到頭自有榮身

策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峰極目烟霄

裏列曜分輝拱北辰

雲溪恭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瀉山秀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鐮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

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張無盡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佛祖位中畱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遠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艸書

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

笑一場明州有個憨布袋

徑山杲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



依前撞入葛藤窩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  
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閒唱哩  
囉天童覺

不昧不落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  
實難摸索月林觀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  
怕人人盡道野狐精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  
說鸞鏡臺前雲鬢斜白楊順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肯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珍珠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水上浮靈巖安

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鬪富東壁挂葫蘆  
或菴體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率菴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祇隨騎馬  
客是非不到釣魚人樸翁銘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三峰印



聽雨連宵倦孤燈照硯寒春歸花下響處處鳥啼殘  
一足子

禹碑高聳峙岫巉怪狀奇形無限愁更有蒼藤鎖石  
磴礮今錯古倩誰收

法林音

百丈因瀉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瀉山并卻咽  
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與  
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  
并卻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某甲  
有道處請和尚舉師舉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  
我兒孫

高峰妙云大小瀉山推惡離已今日忽有人問西峰  
并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卽向道柴荒米貴忍饑  
無暇抵對 大慈言云當時百丈與麼問大似揚聲  
止響好與二十笈帚者三個漢忒煞不唧喞且放過  
一邊傍有僧云和尚也欠唧喞在慈云我不如你  
卻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艸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杖上日杲杲

雪竇顯三

和尚也并卻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鷲  
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下空彈指

卻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

風凜凜霜天曉

佛鑑勲三

和尚也并卻後人要踢前人腳其餘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遂青雲千里志

借略用略也以軍遣軍就韜行韜也以將殺將五霸之仁也久假而不歸三皇之道也至誠而皆諒若是英才頓超榜擣

天奇瑞

逢毒施毒手求仁未必仁可憐家不造個個逞頑器

浩然華

擬欲瞞人卻自瞞藏頭露尾幾多般賺人最是中秋

月風送蘆花玉一團

法林音

百丈因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舉起鋤頭忽聞鼓鳴乃拋下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

適來肚饑聞鼓聲歸來喫飯師乃笑

或作瀉山

鏡清怱云當時瀉山會裏無一人臥龍云當時瀉山有一人法林音云有無且置畢竟是那一人昭



覺勤云者僧洪音大震直得千五百人眼目定動及  
乎勘證將來卻打個背翻筋斗若不是百丈爭見汗  
馬功高及乎道有一人祇得一半道無一人祇得一  
半今日鐘魚鼓板齊震有呵呵大笑者但向道觀音  
菩薩來也林云祇得一半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無準範

天生個撓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珍收拾  
了卻來空手敘寒溫

簡翁敬

一聲因地髑髏乾大笑呵呵露一斑謾道他家無活

計風流賣盡足傍觀

本珠明

百丈因一女子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曰父母俱  
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朝宗忍云女子全身甲冑直透重關百丈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要得邦家平帖須是二老始得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子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

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汾陽昭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孃俱喪向師申誰道分燈傳正  
法一時埋卻始爲親

延壽慧

父母俱喪一時埋卻鷹疾草枯鳥飛箭落雄峰一路



滑如苔千古聲光阿喇喇

石礪泐

百丈因黃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師  
據座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將謂你是箇  
人便歸方丈

雲峰悅云百丈老人大似憐兒不覺醜雖然如是盡  
法無民 雲居愛云到者裏能有幾人 天童覺云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他百丈老漢  
黃蘗不是不知有且要此話大行還會百丈歸方丈  
麼林間楓葉落化外水天秋 寶壽新云總饒有收  
有放未免夷嶽盈壑由你一擡一捺難逃續鳧截鶴

畢竟作麼生卽得也是掉棒打月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劍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

子正令他時作麼行

本覺一

尋常父子最相親纔說家私便不仁曾向電光中走  
馬不妨劍刃上橫身虛堂獨照千峰月枯木深含萬  
國春不觸化機前已錯那堪回首覓秦津

幻寄庭

百丈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曰昨夜南山  
虎齧大蟲曰不謬真詮爲甚不垂方便師曰掩耳  
偷鈴漢曰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  
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



出師曰百丈今日輸卻一半至晚侍者曰和尚被  
者僧不甯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  
遇知音者禮拜師曰一狀領過

逢強卽弱遇柔卽剛你行我立你頡我頡扶過兮斷  
橋流水推落兮三千仞之呂梁補苴造化錯雜陰陽  
君不見一喝曾聳三日耳雷音直透大雄岡

木陳忞

全殺活能縱奪血烹紅鼎中放出遼天鶚聊把玉鞭  
垂收歸攬海鯉地軸天關轉握中或明或暗許誰度  
遠菴體

百丈因瀉山侍立次問誰曰靈祐師曰汝撥爐中

有火否山撥曰無師躬起溪撥得少火舉示之曰  
此不是火山發悟次日入山作務師曰將得火來  
麼曰將得來師曰在甚處山乃拈一枝柴吹兩吹  
度與師師曰如蟲禦木

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瞞 天寧琦云  
百丈卻因後語被人覷破帶累典座隨邪逐惡天寧  
幸是無事汝諸人在者裏覓個甚麼以拄杖一時趁  
散

拈起都來祇一星豁然騰焰互天明連延野火猶難  
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爲指珠元  
在始覺平生用意麤

大洪遂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荳爆寒灰  
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個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  
火也須燒手更燒頭

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  
著不知燒殺五須彌

雪巖欽

百丈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  
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

夾山豫云百丈大師說饑說飽喫與不喫則且置且  
道你還識此人麼潦倒疎慵無事客閒眠高臥對青  
山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馬祖一嗣

示衆喚作如如早是變

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曰雖行畜  
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

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瑯琊覺云山僧則不然遇

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法華舉云作麼是

異類中行石牛常臥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愚

菴孟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



之無瑕大通智勝遷座而成正覺善財童子別峰而  
見德雲僧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卻  
爲甚麼作者般語話咄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慧雲  
盛云南泉旣行荒艸歸宗又入淡村不知今時師僧  
如何進退設有恁麼去也是瞎驢趁大隊

張公移住在淡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  
了更來敲碗翫兒孫 保寧勇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閒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 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

則石人夜聽木鷄鳴 本覺一

寒披襟上胡牀睡說甚三頭與六臂孟八郎恁麼去

張公喫酒李公醉 雪刃起

南泉示衆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  
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

王老師過在什麼處州禮拜而出

雲門偃云淡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個安樂  
又代云與衆除害 報慈遂徵云且道趙州禮拜是

甯南泉不甯南泉 昭覺勤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  
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



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個  
漢出云和尚棒教誰喫祇對他道落賓落主 高峰  
妙云南泉雖則頂門具眼賞罰分明檢點將來也是  
虛空裏釘橛若無趙州後語未審如何折合今日忽  
有人起佛見法見但向他道善哉善哉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

普賢昨夜鬪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卻道趙州行正  
令從茲王老一時無 佛印元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閒盡情貶

向鐵圍山

圓悟勤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  
去金鍼難把度蕭郎 佛燈珣

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

月堂昌

布鼓當軒爲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峰秀色憑誰  
寫一帶澄江古鏡開 無菴全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鼓夷

南泉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  
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曰昨夜土地報和尚



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侍者  
便問既是善知識爲甚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  
更下一分飯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因聖穎  
云南泉被者僧一問未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雲居  
錫徵云土地前一分飯是賞伊是罰伊祇如土地覷  
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真云衆中多有道蘇噓  
蘇噓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淡屈古人何故  
祇知枝詞蔓說不知南泉道理還會麼執之失度必  
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

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來說  
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秀云天童雖解捉鬼賣  
未免莊頭鬼亂山僧卽不然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  
彈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徧界無人  
臭一任狂風取次吹 伊菴權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莫訝王孫多意  
氣從來韻致付天才 肖風哲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



而出僧隨問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卻  
問取和尚僧問師曰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它卻  
領得老僧意旨

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  
使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冰棱上行  
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指癢良久云鴛鴦繡出  
自金鍼 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靴裏動指殊不  
知旁觀者醜 天寧琦云南泉趙州總被者僧一狀  
領過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

珠從教大地如翻墨

雪竇宗

淡淡汲汲古今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  
跳出桃花三汲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

下空躊躇

圓悟勤

剔起便行三萬里祇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  
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鼓山珪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襪衫入大唐牛首梅檀多賣  
了惟垂鼻孔不囊藏

正堂辨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叅見  
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拂子擊禪牀爲君擊碎精  
靈窟天上人閒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誰菴演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  
空驚起須彌高突兀月林觀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然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哭尼無著持

華嶽三峯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  
手折取峰頭十丈蓮開善謙

剃頭頭生光洗腳腳清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癢  
雪菴瑾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松源岳

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殺六巖輝

百尺朱樓臨峽表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  
好要自狂夫不憶家弘覺恣

天外銀河直下飛謫仙題就已遲遲如何擲筆懸巖  
畔亂撒冰珠總是詩神仙瀛



秋風落鴈聲聲羽暮雨青來點點山惆悵不堪回首  
再白雲盡處是鄉關

日休寤

南泉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是什麼人  
居處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  
叉手而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卻問更  
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天寧琦云直是好笑當時若作黃檗待道更有一人  
居何國土但云者野狐精南泉通身是口也須飲氣  
吞聲 能仁鑑云潛行密用如愚若魯還他黃檗若  
是家有諍子國有諍臣猶欠一著待云道不得何不

問王老師但云可惜許縱使南泉通身伎倆到者裏  
施展不開 自聞心云南泉慣向虛空釘橛黃檗善  
能陸地張帆雖然二俱作家檢點未是好手當時若  
問萬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厲聲云道甚麼擬動  
着輪劈脊便棒非惟捉敗者賊亦免使露布葛藤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曰十二時  
中不依倚一物始得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曰  
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艸鞵錢教誰還

雲峰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徑山杲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天寧琦云又是



得便宜又是落便宜 愚菴孟云老僧則不然南泉  
還漿水錢黃檗償艸鞵錢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君  
子 法林音云二老每人好與二十棒且道過在甚  
麼處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挑鬪何人曉祇解輪槍趁勢  
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艸淡風勁更堪愁翻身獅子無尋  
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慧泉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洗 佛鑑懃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 懶菴樞

市市機輪淡陷虎當陽坐斲眼通身明投暗合無回  
互雨散雲收日月新 小三圓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  
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龍翔訢云大小南泉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或有人  
問卽向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天界盛云恁麼則住  
持不易雖然須是王老師始得 芙蓉覺云南泉將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擦在者僧面前



了也龍淵則不然或有人問將何指南向道饑飡渴  
飲閒坐困眠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腰未繫兮鞵未  
穿面不洗兮頭不裹保寧勇

奴顏婢膝走人閒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  
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希叟曇

野老忘機事事閒柴門雖設未曾關偶然拾得無鬚  
鎖依舊拋他途路閒覺浪盛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艸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  
地空教饑鶴啄莓苔蔗菴範

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曰我十八上  
便解破家散宅

神鼎諍云你道破家散宅底好解作活計底好初叅  
之士須取前語久叅先德直須破家更有一言萬里  
匡州 法林音云神鼎老人錯下名言喝一喝云一  
喝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普賢素云十八  
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十八  
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檢點將來各  
好與三十棒者裏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子偏憐  
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南泉因山下有一菴主人謂近日南泉和尚出世  
何不去禮拜主曰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  
能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  
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艸賊大敗遂  
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次  
日師乃與沙彌攜茶一餅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  
乃曰作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什麼師於沙  
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

雪竇顯云南泉趙州被者擔板漢勘破了 瀉山喆  
云菴主坐觀成敗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智海

禾云是卽是菴主祇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  
時趙州禮拜但云者賊我識得你待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便拽拄杖趁出看趙州別有什麼伎倆 甌  
峰承云那裏是者擔板漢勘破南泉趙州處若是明  
眼衲僧向者裏勘破雪竇也不難

宮烏棲去玉樓淡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  
發春來空帶辟寒金 入就雪

好個擔板漢橫身一條鐵智勇李將軍兩度拗不折  
出師重決龍蛇陣當鋒連下頂門楔馬陵道下死龐  
涓千古英雄常淚血 達變權



俊鷁翻霄趁不及涵秋鑑出難逃匿令人千古憶嫖姚一戰清風生八極

遠菴體

肌骨天生潔且貞自來心事若冰清錦衣公子空相憶費盡重重擲玉聲

聞普信

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見乃提起貓曰道得卽救取貓兒道不得卽斬卻衆無語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州乃脫艸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若在卽救得貓兒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祇是破艸鞵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法林音云大小趙州自救不了

雪峰存問德山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不會大滙智云南泉據合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然如是未免挂人脣吻大滙要與南泉把臂共行遂拈拂子云若道得卽奪取去衆無語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中峰本云南泉劍爲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雖然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報恩秀云正當恁麼時盡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齊向王老師手中乞命當時有個漢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攔胸抱住云卻勞和尚神



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貓兒 博山來云生擒活捉王老師全提起死回生論古佛手段救得救不得總不干他事且道節文在什麼處 愚菴孟云還識南泉麼他是生鐵鑄就渾鋼打成要向驪龍領下摘珠阿修羅手中奪印趙州雖善來機也是得張白狐裘脫秦虎口者兩堂是蘇秦張儀投秦入趙豈知天然王道寧可以口舌勝耶 吳聖玉云南泉據虎頭趙州收虎尾死貓兒卻被二老弄活爭奈兩堂雲水一死不再活如今要得活麼擘眼云貓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

血直得橫屍滿道途

白雲端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惟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保寧勇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伯牙之琴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繼躅

佛心才二

艸鞵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峰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



爲直得悲風動地生

龍門遠二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

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胡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

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光孝慙

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艸鞵呈醜

拙湊成一對好風流

或菴體

盡力提持祇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

藉暗爲春風染小桃

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艸鞵頭戴出貓兒無再生

橫川珙

設使南泉不舉刀艸鞵何地賣風騷相逢若問兩堂

客鼻直着橫總姓貓

紫柏可

乾魚怕死不吞鉤卻有螺螄跳上舟還把螺螄來作

餌釣空跛驚始方休

久默音

誓掃匈奴不顧身三千貂錦喪邊塵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綠雨蕉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便下座



歸方丈州曰者老和尚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  
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  
打一掌曰者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白巖符云老趙州大似個新出紅爐底彈子犯著則  
造破面門雖然總不出王老師圈圓且道那裏是王  
老師圈圓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  
從他鷓子搏天飛

智門祚

宗鑑法林卷十

終

宗鑑法林卷十一

集雲堂編

大鑿下三世

南泉問座主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  
幾時下生日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  
下無彌勒

洞山价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  
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云吾在雲  
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



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  
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床動火爐動地  
動則不無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  
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卻教什  
麼人下生又作麼生抵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禪床驚震被塗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  
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龍門遠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文殊道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衆云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十字街頭立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  
作賊歡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歡喜亦不煩惱  
何故爲伊有個著到處頌云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真個好滋味  
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冲天志

南泉在方丈內坐次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  
曰有師曰是阿誰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洞山瑩代轉身便行 海門涌云良公當時若能輕  
彈一指管教王老師不作等閒看

南泉示衆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



牧未免食宅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宅  
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  
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瀉山喆云雲門祇解索牛不  
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  
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卻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  
良久云誣人之罪以罪科之 長慶稜云你道南泉  
前頭爲人後頭爲人雪竇云一時穿卻 雲峰悅云  
說甚麼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盡  
在山僧者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

道放行好把住好 昭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  
不犯鋒鏑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峰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  
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卽今在什麼處 天童  
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  
雪竇據款結案拈拄杖更有一個在什麼處擲下拄  
杖 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未見移風  
易俗在山僧祇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擺順時一  
日何啻千里萬里拗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  
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天童覺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是一切處關防不  
得爲甚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報恩秀云南泉  
水牯牛無鼻孔你者一隊漢作麼生穿所以勝默老  
人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收不得且道隨分納些  
些後如何芻蕘莠稗愁耘鋤蹄角皮毛趁慣時 古  
南門云南泉祇知落草求人爭奈妄生頭角引得諸  
大宗師都向草中打鞦未得個淨絕還見南泉撒手  
處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卻自由幾度醉眠牛背  
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  
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煖祇自知分明說向誰

木菴永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

露一蓑烟雨屬誰家

鐵牛印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  
了牧童橫笛遠山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渴飲饑食祇自知爛蹋春光烟雨  
足橫身宇宙更由誰

理安問



和和和東西幾何南北幾何歸去歸去免風免雨耕  
耨以時宴我倉庾

芾溪森

南泉謂僧曰夜來好風僧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  
門前一株松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又謂一僧曰夜  
來好風曰是什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是  
什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翠巖真云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抵對所以  
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麼風所以云失然祇知車書  
混同泥玉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  
麼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昭覺勤云

大凡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別緇素所謂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祇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問阿那個  
得阿那個失者裏須是向上人始得還委悉麼鵝王  
擇乳素非鴨類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將  
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祇者是丈曰背後底吟師  
拂袖便去

八面當風祇者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  
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祇者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



面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南泉問神山什麼處來曰打羅來師曰手打腳打  
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便問手打腳打  
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它

雲巖晟代云無手腳者始解打 保寧勇代云和尚  
具一切智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撫牛背一  
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艸二束放在首座前

國清英云趙州南泉大似屋裏販揚州首座恁麼可  
知禮也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群中相似  
者翻令頭角不完全 寶葉源

南泉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曰拽磨師曰磨從  
你拽不得動著中心樹子那無語

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 法眼代云恁麼  
卽不拽也 資福玉代云和尚已動爭禁得它人不

動 江天銓代云我若在拉來曳磨 礪南音舉云  
不得動著中心樹子首犯者罪加倍比來曳磨如今  
卻不成前言不副後語恁麼卽不曳也謝子勤勞和  
尚已動爭禁它人不動癩兒牽伴我若在卽拉來曳



磨刺腦入膠盆總云好箇中心樹子無端被南泉七  
花八裂了也吹餘不避腥羶也入一分不得動著中  
心樹子便云合取狗口管教王老師有口瘧却  
南泉問陸互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  
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神鼎揆云文韜武畧滿腹甲兵致君澤民卽不無陸  
互要作祖師門下客亦未可在若具宗門向上爪牙  
說甚生靈遭塗炭王老師也須照顧始得復頌  
生靈塗炭起死回生拔眼中屑抽腦後釘翻思素墨  
悲絲染自古雕文喪德人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於路分袂師  
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者箇礙道不得也被者箇  
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祇是者箇王老師說  
甚麼礙與不礙魯祖曰祇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  
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  
作掌勢

難兄難弟一三三四同母而生個個相似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

佛鑑勲

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  
千里萬里俊哉

正覺顯



南泉同三人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曰世界成時  
便有者箇師曰今人祇識者箇不識世界宗曰是  
師曰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卻拈起盞曰向世界未  
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昭覺勤云魯祖簸土揚塵南泉和泥合水歸宗火亂  
灰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麼箭鋒相拄不相饒四  
人共拈一隻盞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鰲奴白牯卻知有

大滙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鰲奴白牯又何曾夢  
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

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理沙場無限英  
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博山來云手拓地尾連天  
王老師異類中行也三世諸佛不知有掬明月於無  
影樹頭鰲奴白牯却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何人  
知此意除是長嘯者 愚菴孟云我要問諸人如何  
是鰲奴白牯知有底事有對云黃金國土瑠璃地獅  
子巖前水草香菴云你作恁麼語話銜鐵負鞍有日  
在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鰲奴白牯卻知  
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棱蹋地又團圓八角磨盤空



裏走擬推尋劈脊樓拈得鼻孔失卻口爲問普化一  
頭驢何似子湖一隻狗

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  
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徑山杲二

驚奴白牯卻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  
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翼馬嘶北風驚奴并白牯寸步不會通  
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鐘

或菴體

波波挈挈豨豨麩麩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

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寬普周法界渾成飯鼻孔纍

垂信飽飡

天童覺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樸翁銘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拍盲衲子

走天涯空費草鞋百千緡

淑安周

二八嫦娥赤雙手反著藍衫拖地走劈頭撞翻三腳

驢倒騎歸來變作狗

夢菴律

季布祇重然諾子房不貴封侯端坐孤峰絕頂知君  
未善優游豈不見曹山不墮尊貴大瀉變作水牛

天



水廣

南泉因座主辭師問甚處去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是少主便出去

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 先曹山云賴也 雲居膺云非師本意 長慶稜云請領話 雲居錫徵云座主當時出去且道是會不會

南泉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者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者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

茅鎌三十文錢買覲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

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圓通仙二

撥艸瞻風探祖禪誰知艸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恩恩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泄翩翩孤雁下遙天

道場如

南泉入園次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師乃翹一足僧無語師便歸僧後請益曰和尚適來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



石霜諸因僧問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也無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艸來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銜取艸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真靈

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銜枝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銜得相逢

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佛慧泉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師向其僧曰我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伙就牀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高峯妙云南泉雖則步步蹋實未免隨人起倒者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峯恁麼告報設有一字虛妄永墮拔舌地獄



愚菴孟云當時者僧風儀令人可愛南泉過後思  
君子見之晚矣彼時下山來何不掘個坑將者僧埋  
卻豈不據款一結有僧云老漢吟菴乃與一頓棒趁  
出 雲菴悅云南泉雖有陷虎之機要且未盡其善  
當時見他高眠枕蓆但呵呵大笑管取疑殺者漢  
聖可玉云說甚麼二十年不見道者打破鍋盃時早  
不見了也泉去身邊臥尋踪捕影二十年後恁麼舉  
意在於何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氣志不順人情君征塞北  
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南堂靜

短袴長衫白苧巾  
咿咿月下急推輪  
洛陽路上相逢

著盡是經商買賣人

虛堂愚

一把黃金鈍鑿頭  
引他白日鬼來偷  
自從去後無踪

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中峯本

五陵公子休誇富  
百衲高僧不厭貧  
春到江南二月

後黃鶯啼徧杏花村

山夫正

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麼師曰王  
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祇今作麼生師便歸

方丈

天童覺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作麼生還知王



老師行履處麼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紫梅周  
云樂平者裏也不管你二十年前二十年後正當八  
月十五夜又作麼生良久云寧可截舌不可犯諱  
劍落寒潭漫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  
鳴一隻鴛鴦落渡頭 上方嶽  
碧天新月影沉淵水底蛟龍驚不眠頭角忽然相抵  
觸飛烟走霧滿平川 古帆船

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國師路次師於地畫一圓  
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相中坐谷卽作女人拜師  
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於是乃相

### 喚便回

翠巖芝云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下太平  
雲居錫云比來要禮國師南泉因甚麼卻相喚回且  
道古人意作麼生 報慈遂徵云祇如南泉與麼道  
是肯底語不肯底語 五祖演云三人是慧炬三昧  
莊嚴王三昧 薦福行云漢武求仙不得仙王喬端  
坐卻昇天雖然三人中有見得國師底有見不得國  
師底 南華曷云動絃別曲還他麻谷歸宗掣鼓奪  
旗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黨理不黨親白  
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天童覺云我當



時若見便與抹卻圓相不惟打破南泉窠臼亦乃教  
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南泉云恁麼則不  
去也果然果然 天寶樞云三大老途中與麼呈伎  
倆要見國師驢年也未得在 中峰本云南泉畫地  
爲牢歸宗墮坑落壑麻谷恭而無禮檢點將來一人  
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笑巖  
寶云三人未發足前鼻孔已在國師手裏直造中途  
果見弄粥飯氣 磬山修云三大老雖同條生不同  
條死各有出身之路然三人中有一人堪爲師若揀  
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天井新云一人買帽相頭一

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更有一人額頭汗出

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  
相喚相呼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  
平爲甚休登陟

明覺顯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翁披蓑月下

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保寧勇

巧奪豪拈浪苦辛誰能於此辨疎親落花芳艸空岐  
路細雨斜風不見人

旻古佛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瞻相  
好區區祇到半途

疎山如



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藤鞵過短門笑把柴頭書古  
字大家來步月黃昏

月堂昌

野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尼無著

金鍼繡出玉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  
覷至今兩兩不成雙

萬菴柔

孩兒三個抱花鼓打得南邊動北邊斗柄夜垂天欲  
曉笛聲吹散玉樓前

南詢參

南泉詢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爲某  
甲說禪某甲爲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

### 銀彈子去

法林音代僧云不謂宗門下也是者樣扭捏鼻孔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  
價信手拈來也不難

正堂辨

南泉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  
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臥龍球云和  
尚屬某甲去也 禾山殷代云是何道理 明招謙  
代拍旁僧背云好著不著去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  
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翠峰也擬酬



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  
和尚不得 隱靜岑云某甲報恩有分 雲居莊云  
鼻索在某甲手裏 笑巖寶云山僧今日斬新出箇  
價直教老漢更屬人不得屬已不得待云不作貴不  
作賤你作麼生買但道請和尚斲歸方丈喫茶 愚  
菴孟云翠峰祇可作南泉奴祇如進且無門退亦無  
路還容得翠峯麼 古南門云諸老宿與麼拈提還  
愜南泉意麼殊不知南泉以已方人因慈悲之故有  
落艸之談當時待伊恁麼問但云與麼則和尚與某  
甲平出也既顯自己手腳便不虛他一番法施還會

麼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  
誰 龍池珍云和尚三行半倩誰寫 天目律云王

老師祇求要人著價殊不知婢使奴兒千古自招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旁人可憐天下爭酬

價

佛印元

交易雖成契不真

笑巖寶續

南泉舖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  
少至今天下錯商量 林軒遵

賣身王老難爲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

悔喚來分付與園頭

海印信

不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說向



人伶俐衲僧見不見

欽堂定

年老心高出入無度貪程夜行打失火炬咄劈破鬼  
門關悉唎悉唎蘇嚕蘇嚕

夢菴律

南泉因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  
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徑山杲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  
體無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  
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天寧琦云叉手太  
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檢點將來也是柴  
生招箭且道落在者僧分上南泉分上

合掌太僧叉手又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

振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  
眉毛廝結如相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因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山前  
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  
三更月到窗

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後語洎被打破蔡州 徑山  
杲云雲峯失卻一隻眼殊不知祇因後語當下打破  
蔡州 洞山瑩云雲峯看樓打樓徑山因孔著楔若



約衲僧眼目敢保俱未夢見且道洞山有甚長處良  
久云獅子不食鷓鴣殘俊鷹不打死兔

拽脫鼻孔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勇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畱得寒窗夜來  
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徑山杲

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會犯著人苗

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一

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踪

木菴承

窈窕佩香濃思君趁曉風菱花羞對面轉步蹋芳叢

曉山曙

有身慵臥象牙牀轉步牽裾到畫堂覆面若無三尺

布幾乎羞殺負心郎

白岩符

南泉遣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

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茱

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茱曰覩

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如何是寬廓非外

沙瞪目視之曰如何是寂寥非內沙閉目視之僧



撰述  
分鏡法林卷十一  
又問趙州如何是寬廓非外州作喫飯勢曰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以手作拭口勢師聞乃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昭覺勤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者三人一人有目無足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爲師爲甚如此理事分明

南泉因僧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

國清英云去時鼻孔撩天來時腳蹋實地爲什麼討人處分良久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南泉會下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旣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曰不會又敲一下

法林音代座云比來兩分如何又要三分豈不令他園頭口啞不然將食傾在鳥前看園頭又作麼生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馬祖一嗣一日剗艸次有講僧來

叅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斲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



撰述  
宗鏡法苑卷一  
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  
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  
名云存衲子峯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  
老婆心 翠峯顯云歸宗祇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  
頗能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眾看翠峯今日斬三五  
條以拄杖打散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尙膠鬚迷徒夢裏爭唇  
吻卻憶隨他去一隨 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還他肌骨

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南華鬪

歸宗因李渤刺史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豎起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曰某甲實不會師曰會得  
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法林音云歸宗祇知他人措大不知自己措大更甚  
乃豎拳云者是祖師西來意會得一任途中受用世  
諦流布會不得途中受用世諦流布總隔三塵在忽  
有箇云此是拳頭法林不妨云也祇要侬者樣道  
金山銓云刺史放憨歸宗饒舌祖師西來意總未夢



見在

歸宗示衆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來大衆近前  
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  
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漢向者  
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歸方丈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  
棒頭指出金剛王險惡道中爲津梁

圓悟勤

歸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曰從前與  
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畢竟事  
作麼生師曰者一片田地好卓菴曰卓菴且置畢

竟事作麼生師乃踢卻茶鉢便起曰師兄喫茶了  
某甲未喫茶師曰作者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泉  
休去

五祖戒云南泉祇解作客不解作主 馮山詰云南  
泉逢強卽弱歸宗逢弱卽強三十年同行畢竟事不  
通商量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昭覺勤云  
驚羣之句誰不聳然有般道南泉搆他歸宗不著所  
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外蔣山不惜着  
毛爲諸人下箇註腳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  
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教三日聾 天童華



雲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發明馬祖  
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  
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祇有一味禪僧問如  
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來道  
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漉漉  
地惟有歸宗較些子 翠峯顯云以強欺弱有甚麼  
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  
有般無眼漢祇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昭覺勤

云若非黃檗深辨端倪泊乎勞而無功 天井新別  
云祇因黃檗深辨端倪所以勞而無功 資福先云  
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酢卻成五味了也  
如今有辭去學五味禪但云善爲道路若是個漢必  
然別有生涯 天寧琦舉黃檗語畢云說什麼較些  
子直是未在我者裏祇有一味禪便與掀倒禪牀見  
之不取思之千里

五味與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峰下令行時凜凜清

風誠可畏

石碧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



苦蹉過叢林幾後生

長靈卓

雪裏梅花霧裏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  
眼多買種菽畫牡丹

雪谷永

歸宗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曰  
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師接得便使  
良久曰莫便是俊快底白侍郎否曰不敢師曰祇  
有過泥分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恥更何言外見親疎

寶葉源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

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  
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  
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妙智  
力師敲鼎蓋三下曰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  
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絕岸湘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你道還信否曰和  
尙言重安敢不信師曰祇你是曰如何保任師曰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僧有省



法眼益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向祇你是  
處別云侍者寮喫茶去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觸目菩提一撒沙示渠三箇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  
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海印信

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圓相圍卻一株以標  
插之曰輒不得動著便去少頃來見菜猶在遽以  
棒趁曰者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蹋倒標子拔  
菜而歸

雲居莊云設有僧拔卻者一株菜莫契得歸宗意麼  
拈拄杖敲香几云歸宗和尚來也靠拄杖下座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則  
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  
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  
什麼處著李俛首而已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劄不回頭滿地生荆棘  
龍宮海藏今非多石火電光今非急君不見紫霄峰  
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纔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真



老作祇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鵬落絕毫絕釐如山  
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寥廓

癡禪妙

宗鑑法林卷十一 終

宗鑑法林卷十二

鹽官安

大梅常

五洩默

盤山積

麻谷徹

西堂藏

西園藏

卷十三

東寺會

南源明

大珠海

百丈政

章敬暉

泐潭會

杉山堅

筠州遙

石鞏藏

中邑恩

泐潭典

大達業

鵝湖義

佛光滿

濛溪

京兆寬

京兆堂

三角印

利山

魯祖雲

茗溪行

紫玉通

華林覺



卷十四

五臺峰

馬頭藏

衢州白

石臼

古寺

本溪

韶州源

齊峰

洪州潦

楊岐叔

芙蓉毓

浮栢

鎮州牛

崧山

則川

忻州地

石林

潭州溪

江西樹

百靈

龍山隱山

卷十五

西山亮

襄州龐蘊

龐婆

黃檗運

大慈中

平田岸

安和通

宗鑑法林卷十二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馬祖一嗣

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

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

無對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顯云我要

不全底頭角

石霜諸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竇云

犀牛兒猶在

保福展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竇



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寶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  
寶云適來爲甚不將出 雪竇顯云若要清風再振  
頭角重生請諸禪德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  
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衆叅堂去寶喝云拋鉤釣鯤  
鯨祇得箇蝦蟆 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  
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  
者當時見他道還我犀牛兒來祇對云已颺在搯搯  
堆頭了也 地藏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盡伎  
倆其奈總未知犀牛兒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  
知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別處容和尚不得 寶

壽新代云幸遇某甲若是別箇一場禍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  
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明覺顯

扇子破索犀牛圈圖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  
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艸堂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  
取雨餘風月滿長川 佛燈珣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



樂一番雨過碧溪頭

懶菴樞

格外提持識者稀英雄到此盡廢迷驀然一豁雙睛  
瞎萬象森羅發上機

碧露夢

鹽官問座主業何經論曰華嚴經師曰華嚴有幾  
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言有四種師豎拂  
曰者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  
鬼家活計日下孤鐙果然失照

保福展代云若禮拜卽喫和尚棒 禾山殷代云某  
甲不煩和尚莫怪 法眼益代拊掌三下 昭覺勤  
云鹽官以強凌弱則且置如何道得一句恰好免得

他道鬼家活計良久云劍閣雖險夜行更多 大瀉  
秦代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徑山杲代云兩段不  
同收歸上科

鹽官示衆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

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 法眼益云王老師不  
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  
者莫謗鹽官好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云  
王老師不打兩箇旣不奈何一箇更是憊懼又云王  
老師不打還肯他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地八百主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祇知瞻前不能顧後且如鹽



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  
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天  
童華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祇向赤邊敲山僧今  
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  
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 天童傑云鹽官提水  
放火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挑鬪諸尊宿各出隻  
手并無一人性慳祇是隨例扛鼓祥符直捷爲諸人  
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黍桶叅堂去 天寧琦云且  
道甚處是他破處驢年夢見麼 寶壽新代云聽  
能仁鑑云二尊宿節拍相隨大似桑林之舞可謂解

和雖然未免隨人腳跟轉大巖今日要與鹽官相見  
虛空爲鼓須彌爲椎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切忌聞著  
南泉王老太無端卻逐鹽官作樂官西祖令巖行禁  
止免他禪會錯欣歡 南巖勝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冤 埜牛平

鹽官會下有主事忽一日見鬼使來追乃告曰某  
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  
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  
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



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天童悟徵云前頭鬼使  
因甚見後頭鬼使因甚不見

脫卻爛草鞵颺下破木杓報汝鬼大王弄什麼手脚  
理安問

因風吹火力無多燎倒青藤裡綠蘿烟盡灰飛忘喫  
鐵大王著甚鬼慙懍 漢關喻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  
淨餅來僧將淨餅至師曰卻安舊處著僧復問師  
曰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偃別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閒不徹 瀉山喆

云山僧則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眾歸堂去若人向  
大瀉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轉身一

句作麼生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贖者難以與乎音聲

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祇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

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

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

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法林音云

東禪恁麼道還扶得起國師麼 南堂欲云國師不



得雲門泊合勞而無功總似雪竇未免白日見鬼如  
今或有人問但向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  
無私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宏智覺

誰在玉樓相話舊一聲幽鳥最關情莫言未諳啼痕  
苦春釀花奴憨正淡 天章玉

居然已在蟾蜍窟丹桂婆婆顧盼中何事男兒不意  
氣空教娥鬢倚秋風 白巖符

鹽官因法空禪師到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卻

曰自禪師到來我總未曾作得主人曰請和尚便  
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空下去明

旦師令沙彌屈空到師卻顧沙彌曰咄者沙彌不  
曉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人來空無語

酬醋慙懃全道義和光應物探來賓洪鈞律轉花千  
樹客情猶自不知春旁敲正打喪卻全身數聲黃鳥

青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 達變權

空逐烟花入汴京客情步步隨人轉通身出沒老鹽

官龍駕螭驂善舒卷滯殼禽有何限衝霄逸翮從來

鮮 遠菴儂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馬祖一嗣住山後馬祖令僧問和

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祖向我道  
卽心卽佛我便向者裏住曰馬祖近日又別師曰  
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者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它非心非佛我祇卽心卽佛僧回舉似  
祖祖曰梅子熟也

禾山殷因僧問大梅恁麼意作麼生山云真獅子兒  
天井新云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牙齒無筋舌頭無  
骨梅子熟也是黜罰語是證明語長安今夜家家月  
幾處笙歌幾處愁 西遯超云馬祖添箇八兩連前

湊成一斤大梅已足一斤何妨佯推八兩雖然如是  
未識他父子鍼芥水乳在咄咄自領三十棒

祇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  
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一關溥

荷衣松食住溪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卽  
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楚雲南

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  
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簡翁敬

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  
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五祖蕉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  
曰熟也你向甚處下口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  
核子來士無語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又云二人前不  
至村後不迭店 寶峰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  
劣也無 大梅幟代龐公云嚼破裏頭仁用核作麼  
復呵呵笑云恁麼道也是臘月扇子 國清英云二  
大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妄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  
破爲他梅子熟多時 辛菴儔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曰生死中無佛卽無  
生死夾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  
肯同上大梅夾乃問不知那箇親那箇疎師曰一  
親一疎夾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次日  
上方丈夾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  
院後曰當時在大梅失卻一隻眼

雲峰悅云夾山祇知失卻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  
眼 翠峰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當



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  
天下宗匠 昭覺勤云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  
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卽證六通八解 雪竇雲云  
祇如失卻一隻眼換得一隻眼同別在甚麼處若檢  
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不然更爲下箇註腳失卻一  
隻換一隻今朝卻是四月一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  
盃盂兩度溼叅 古南門云翠峰醉後添杯不知大  
梅牙如劍樹二老葛藤早已劃斷夾山失卻一隻眼  
過後方知那一隻眼向甚處去也古南確實評量有  
佛無佛死生生死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  
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心聞賁

同行自古不相冒峰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  
片流水依前遶竹門 懶菴樞

竹籬茅舍酒旗斜一箇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  
地歸來滿地是桃花 雪菴瑾

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  
應菴華

佛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舌無  
骨臘月蓮花火裏栽 雲巢巖



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無門開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西來無意

鹽官安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備云鹽官

是作家雪竇顯云三箇也有黃龍新云三箇也

有是死漢是活漢昭覺勤云一串穿卻

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

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鄰月堂昌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翻身曉行全家富貴競頭擡薦

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

犁水過膝

大梅一日示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語

鼠聲乃曰卽此物非它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雪竇顯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顛預卽此物非他物

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腳

跟祇管道貪程太速寶峰文云旣非他物是什麼

物地藏恩云是什麼語話興善廣云者漢臨歿

猶口中水漉漉底卽此物非他物顛預不少咄

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

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永明壽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馬祖初謁石頭便問一言



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頭據座師便行頭名闍黎師  
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師  
大悟乃拗折拄杖棲止焉

洞山价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  
此猶涉程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  
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覺云爲復  
薦得自已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已爲什麼成三寸  
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 翠巖  
芝云石頭據座五洩回首石頭召他卻成多事 雲  
峰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者擔板漢放去

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者裏有箇悟處  
驢年夢見 馮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  
下人舌頭旣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拄杖也是  
賊過張弓秣如石頭據座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秣  
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在途在舍若爲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氣宇如王  
者未免半邊無髑髏 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  
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成枯木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馬祖一嗣 初叅馬祖作街坊一日



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曰紅輪決定沈西去未  
委靈魂往那方孝子哭哀哀師忽省悟

雲居莊云大小盤山祇認得箇昭昭靈靈者裏若有  
者般人必然別有生涯且道是什麼生涯鴛鴦繡出  
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踴躍自然全體  
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海印信

未審靈魂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月林觀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

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誰菴演

薤歌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畔  
沒大千無地著淒涼

天目禮

薤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旄去翩翩哀聲裏無消  
息打著南邊動北邊

北磻簡

盤山一日於街市見人買肉曰精底割一塊來屠  
兒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塊不是精底師大悟歸  
舉似祖祖印可之

箇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南華昂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鉤一掣錦鱗隨手  
上遠山疊疊水悠悠

妙峰善

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啼鶯喚醒佳人  
夢故友親從邗上來

拳石沃

盤山曰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  
非佛猶是指蹤極則

天童覺云有錢不解使解使又無錢作麼生得十成  
去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 報恩秀云今時路頭  
不得全體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欲得十成去除是三  
冬向火六月賣冰始得所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

頭兒然則調和琴瑟一句作麼生道長翁短婆婆遞  
互廝折磨

盤山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  
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淡

翠峰顯

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  
處夜淡流水響潺潺

佛鑑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  
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佛性泰



山舍無塵分外清  
石榴花發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掩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鴉  
社後東風卷落花  
理策邀朋何處  
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愚谷困

江上漁翁把釣垂  
生涯隨處不須歸  
夜淡月下饒清  
夢風壓輕雲貼水飛

雲峩喜

盤山示衆心月孤  
圓光吞萬象  
光非照境境亦非  
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价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雲門偃云直饒恁  
麼猶是半途未是透脫  
一路良久云天台華頂  
徑

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  
黃鸝上樹一枝花  
清化  
巖喝一喝云字經三寫  
烏焉成馬  
東明鑑舉光境  
俱忘復是何物  
喝一喝云是什麼光境  
未忘復是何物  
乃舉拂云喚者箇作什麼  
復喝一喝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  
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  
老落花流水遶孤村

育堂充

描不成兮畫不成  
臥龍長怖碧潭清  
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松源岳

玉露暗飄無影樹  
金風微動夜明簾  
木人鞭起泥牛  
吼不許蒼龍臥碧潭

笑隱訢



盤山曰諸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  
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徑山杲於心心無知下云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愚菴孟云若論本色衲子實無如是刀若論本色衲  
子實有如是刀一僧旁哂云不見盤山道學者勞形  
如猿捉影孟云咄情知你坐在鬼窟裏

盤山曰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  
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雪竇顯云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且拈

放一邊汝諸人向什麼處見盤山 徑山杲云若能

如是捏目生花 翠巖喆云要見盤山則易要見徑

山則難 靈巖儲云開眼也著閉眼也著甚處不是

盤山良久喝一喝云瞌睡漢醒也未

山旣孤峻遊人罕至玉旣無瑕莫辨真僞 黃龍新

山忘孤峻玉無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

悟遠從句漏問丹砂 天目禮

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瑯琊覺云上來講

讚無限良因 楊岐會云口上著 徑山杲云向上



一路熱盃鳴聲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薦福瓌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淡諦律尼娑婆訶向  
上一路千聖不然蘇嚕悉唎娑婆訶諸人與麼領會  
歌羅歌羅 天寧琦云諸大老盡力道祇發明得向  
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夢見麼 平陽恣云盤  
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抱賊叫屈作麼慈明道向  
上一路千聖不然且莫詐明頭徑山云向上一路熱  
盃鳴聲合眼跳黃河千巖道向上一路在佞脚底接  
竹點青天先老人道向上一路蹋破草鞵猢猻倒上  
樹者五箇漢被山僧一時領過了也畢竟作麼生是

向上一路拈拄杖起身云歸堂喫茶 開先金云向  
上一路良久云屋漏看星眠 天井新云向上一路  
墮坑落壑夜夢不祥書在壁上 廣教玉云向上一  
路三生六十劫 法林音云向上一路咄

盤山向上一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礙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徑山杲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

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松源岳

盤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描得吾真麼衆將所寫



真呈皆不契普化出曰某甲描得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者漢向後掣風狂去  
在

保福展云普化掣顛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長蘆了  
撼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爍破乾坤底眼怎見渾金  
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摹得一本今夜展開要  
使大衆瞻仰遂打一筋斗歸堂 棲霞成云若是臨  
濟大師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賴遇盤山放過且道  
者棒落在什麼處你若道便好劈脊我也知你瞎棒  
亂做 國清英云咄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  
意白鼻峴崙賀新正

龍門遠

徹底冰壺無影象倒翻筋斗摹難成千峰雨歇黃梅  
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雪菴瑾

清竒古怪孃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廝十分傳得  
似依然畫虎祇成狸

寶葉源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

馬祖一嗣

到臨濟問大悲千手眼

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  
速道師近前曳濟下禪牀卻坐濟近前曰不審師  
擬議濟便喝曳師下牀卻坐師便出去



因聖穎云禪德此二尊宿如此意作麼生今人盡道  
照用照什麼盃一切人祇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  
去殺賊二人偏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  
是臨濟得便宜卻是失便宜 仰山欽云二老恁麼  
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又怎免得二俱瞎漢  
且道還有檢點得出麼瞎 天寧琦云二老主賓互  
換縱奪可觀如猛焰燒空忽雷震地相似雖然與他  
大悲千手眼有何交涉祇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多年塞上祇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槍戰數  
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保寧勇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瞋息間旗鼓縱橫渾莫  
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替融平

賊隊相逢午夜時攙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  
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別山智

倒駕檣帆弄海風掀翻地軸逞英雄抉開領下驪珠  
色一鉢收歸兩毒龍 理安問

醉酣楊柳樓頭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交錯觥籌無限  
意相看酪酏總顏紅 芥隱現

麻谷與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  
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溪過得



不婆曰不溼腳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卻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又問婆住甚處婆曰祇在者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傾茶便行

承天怡云婆子如驍騎臨陣爭奈探頭太過麻谷三人似老將巡邊把定有餘檢點將來猶欠一著

陝路相逢不等閒旗槍倒卓話翩翩及乎話到中原事汝陟高崗我涉川

磬山鼎

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是師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泉曰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谷於是是處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谷於章敬卽是是汝不是處云是什麼心行 保福展別云但振錫一下而出又云章敬南泉可謂一是一非又云麻谷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麻谷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雪竇顯代兩處俱云



錯 馮山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穀中南泉道不  
是亦落在麻谷穀中今日忽有人恁麼來但云未到  
者裏好與三十棒 泐潭清云章敬道是也好與三  
十拄杖南泉道不是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是與不  
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勝默光云是無  
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臬鷄晝夜徒自  
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天  
寧琦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此錯彼錯切忌拈卻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翠峰顯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出誰可憐箇漢皮無  
血駕與青龍不解騎 南堂靜

是是放出南山真鼈鼻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  
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壁挂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窮谷連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  
價休向籬邊彈雀兒 木菴永

麻谷一日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  
爲甚卻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



不周曰如何是無處不周師卻搖扇僧作禮師曰  
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什麼益

昭覺勤云者僧一期可觀可惜有頭無尾若不是麻  
谷作家泊合放過且道那裏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  
能有幾人知 馮山果云者僧祇知腦門著地不覺  
當面錯過當時若據令而行何處更討麻谷

麻谷一日紙帳內坐以手巾蓋頭披雲入見便作  
哭聲良久出去法堂繞禪牀一匝卻入撥開帳見  
師去卻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  
下牀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把住曰前死後活

你還甘麼師曰甘卽甘阿師堪作甚麼雲推開曰  
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昭覺勤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慣作高賓拈尾  
作頭拈頭作尾麻谷孟嘗門下看他酬對不道他不  
知有祇爲用意太深當時待伊道死中得活萬中無  
一但云蒼天蒼天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  
少歸到家山卽便休

虛堂愚

乍雲乍雨孟春寒疊亂青山不一看坐久無聊不堪  
甚悶人天氣失人歡

西焰傳



麻谷問僧甚處來曰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  
師下禪牀擒住曰者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抵對  
僧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  
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  
年松

磬山鼎云麻谷擬將斲貫穿者僧鼻孔殊不知自己  
鼻頭卻被牽上曳下復頌

山川桃李笑成蹊一抹烟雲樹樹齊看徧春來花事  
好鷓鴣淡入亂峰嘯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馬祖一嗣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卻那

後有僧舉似百丈丈云一合相不可得 長慶稜別

云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

何不與本分草料 昭覺勤別云收得安南又憂塞

北 南堂欲云諸老與麼答話可使千古流芳若要

塞斷衲僧咽喉猶未在今有人恁麼問但云冬至寒

食一百五上元定是正月半 洞山瑩別云心不負

人面無慚色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薄契幽玄白雲繚繞青山

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滬智



陰雲四望失孤邨洞口秦人鎮掩門無數桃花流不  
盡溪邊猶有舊斑痕

法林音

西堂因李翱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言教僧曰  
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翱曰總過者邊一  
日問師馬大師有甚言教師呼尚書翱應諾師曰  
鼓角動也

如菴彰云盡道李翱勘驗者僧殊不知在者僧面前  
敗闕一上又向西堂處討巴鼻卻被一拶直得轉身  
無路還有爲他轉身者麼僧纔出菴遽云不是弄潮  
手休入洪波裏

西堂普請次乃曰因果歷然怎奈何怎奈何時有  
僧出以手拓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教師曰大  
衆者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獅子身  
中蟲自食獅子肉

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者僧異類  
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  
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遭陷墜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平陽志

月皎波澄際雲消雨霽時一江紅葉亂無地寄相思



頻吉祥

西堂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師曰你還死也  
無對曰死也師曰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  
形

幻有傳徵云者僧現身索命是真要命是不真要命  
西堂恁麼語是果還伊命是不還伊命

曾經鏖戰苦不負聖恩心忽聽綸音下山川艸木吟

磬山鼎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自燒浴僧問和尚

何不使沙彌童行師乃撫掌三下

曹山寂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  
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卻問西園撫掌豈不  
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山云  
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者奴兒婢子 天童覺  
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玉石辨金鍮曹山  
不出世者僧雖解切磋琢磨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  
倒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已是隨流  
水引得漁郎來問津 三宜孟



宗鑑法林卷十二終



